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後魏文卷二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刀雍

雍字淑和，渤海饒安人。晉尚書協之曾孫。元興末，已避劉裕奔姚興，爲太子中庶子。泰常中，姚泓滅，與司馬休之等奔魏。假建義將軍，又假鎮東將軍、青州刺史、青光侯。延和中，遷平南將軍、徐州刺史。賜爵東安侯。太延中，徵還，真君中授征南將軍、徐豫二州刺史。遷薄骨律鎮將。興光中徵還，拜特進。太和八年卒。年九十五，贈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曰簡。案通典一百九十六有
請築長城表與魏書高閭傳所載全
同彼在本傳當不誤也故此不復錄皇興中，征南將軍刀雍爲薄骨律鎮將，至鎮上表。太平真君五年。

臣蒙寵出鎮，奉辭西藩，總統諸軍，戶口殷廣，又總勒戎馬，呂防不虞，督課諸屯，呂爲儲積，夙夜惟憂，不遑寧處。呂今年四月末到鎮，

時召夏中不及東作。念彼農夫雖復布野官渠乏水不得廣殖乘
前召來功不充課兵人口累率皆飢儉略加檢行知此土稼穡艱
難夫欲畜民豐國事須大田此土乏雨正召引河爲用觀舊渠堰
乃是上古所制非近代也富平西南三十里有艾山南北二十六
里東西四十五里鑿召通河似禹舊迹其兩岸作溉田大渠廣十
餘步山南引水入此渠中計昔爲之高于河水不過一丈河水激
急沙土漂流今日此渠高于河水二丈三尺又河水侵射往往奔
頽渠溉通既高懸水不得上雖復諸處案舊引水水亦難求今艾
山北河中有洲渚水分爲二西河小狹水廣百四十步臣今求入
來年正月于河西高渠之北八里分河之下五里平地鑿渠廣十
五步深五尺築其兩岸令高一丈北行四十里還入古之高渠卽
循高渠而北復八十里合百二十里大有良田計用四千人四十
日功渠得成訖所欲鑿新渠口河下五尺水不得入今求從小河

東南嶠斜斷到西北嶠、計長二百七十步、廣十步高二丈、絕斷小河二十日功、計得成畢、合計用功六十日、小河之水盡入新渠、水則充足、溉官私田四萬餘頃、一旬之間、則水一偏、水凡四溉、穀得成實、官課常充、民亦豐贍、魏書刀渠傳

表請水運太平真君七年

魏通典二

奉詔高平安定統萬及臣所守四鎮出牛車五千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鎮、召供軍糧、臣領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來往、猶曰爲難、設令載穀不過二千石、每涉深沙必致滯陷、又穀在河西、轉至沃野、越渡大河、計車五千乘、運十萬斛、百餘日乃得一返、大廢生民耕墾之業、車牛艱阻、難可全至、一歲不過二運、五十萬斛、乃經三年、臣前被詔有可召便國利民者、動靜已聞、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淮海之粟、沂流數千周年、乃得一至、猶稱國有儲糧、民用安樂、今求于牽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一百艘、一船爲一舫、一

船勝穀二千斛，一舫十人，計須千人。臣鎮內之兵，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計用人工，輕于車運十倍有餘，不費牛力，又不費田。魏書才雍傳北堂書鈔

一百五十九通典十

表請河西造城

太平真君九年

臣聞安不忘危，先聖之政也。況綏服之外，帶接邊城，防守不備，無以禦敵者也。臣鎮所綰河西，爰在邊塞，常懼不虞平地積穀，實難守護。兵人散居，無所依恃，脫有妖奸，必致狼狽，雖欲自固，無以得全。今求造城儲穀，置兵備守鎮，自建立更不煩官，又于三時之隙，不令廢農，一歲二歲不訖，三歲必成立。城之所必在水陸之次，大小高下，量力取辦。魏書才雍傳

興禮樂表

和平六年

臣聞有國有家者，莫不禮樂爲先。故樂記云：禮所由制，外樂所由

脩內和氣中釋恭敬溫文是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易俗移風莫
善于樂且于一民一俗尚須崇而用之況統御八方陶鈞六合哉
故帝堯脩五禮曰明典章作咸池曰詣萬類顯皇軌于云岱揚鴻
化于介丘令木石革心鳥獸率舞包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夫感
天動神莫近于禮樂故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
百物阜生節故祀天祭地禮行于郊則上下和肅肅者禮之情和
者樂之致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違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
歟唯聖人知禮樂之不可已已故作樂曰應天制禮曰配地所曰
承天之道治人之情故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虞夏殷周易代
而起及周之末王政陵遲仲尼傷禮樂之崩亡痛文武之將墮自
衛返魯各得其中逮乎秦皇翦棄道術灰滅典籍坑燼儒士盲天
下之且絕象魏之章簫韶來儀不可復矣賴大漢之興改正朔易
服色協音樂制禮儀正聲古禮粗欲周備至于孝章每曰三代揖

益儼劣殊軌歎其薄德無以易民視聽博士曹褒觀斯詔也知上有制作之意乃上疏求定諸儀曰爲漢禮終于休廢寢而不行及魏晉之日脩而不備伏惟陛下無爲召恭己使賢曰御世方鳴和鸞曰陽岱宗陪羣后召昇中岳而三禮闕于唐辰象舞替于周日夫君舉必書古之典也柴望之禮帝王盛事臣今召爲有其時而無其禮有其德而無其樂史闕封石之文工絕清頌之饗良由禮樂不興王政有缺致也臣聞樂由禮所召象德禮由樂所召防淫五帝殊時不相沿三王異世不相襲事與時竝名與功偕故也臣識昧儒先管窺不遠謂宜脩禮正樂召光大聖之治魏書刀發傳

行孝論

古之葬者衣之召薪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召棺椁至秦召後生則不能致養死則厚葬過度及于末世至邃縫裹尸裸而葬者確而爲論竝非折衷既知二者之失豈宜同之當令所存者棺厚

不過三十高不過三尺弗用綢緜斂日時服輶車止用白布爲幔不加畫飾名爲清素車又去挽歌方相并明器雜物魏書刀冲傳
北史二十六

皮豹子

豹子漁陽人泰常中爲中散稍遷內侍左右太武時進散騎常侍賜爵新安侯加冠軍將軍又拜選部尚書出爲持節侍中都督安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淮陽公鎮長安加征西將軍後坐罪徙統萬真君中復爵拜仇池鎮將進號征北大將軍開府文成時徵爲尚書內都大官和平五年卒贈淮陽王謚曰襄乞遣高平兵赴仇池表

義隆增兵運糧克必送死臣所領之眾本自不多唯仰民兵專恃防固其統萬安定二鎮之眾從戎呂來經三四歲長安之兵役過募月未有代期衣糧俱盡形顏枯悴窘切戀家逃亡不已既臨寇難不任攻戰士民紛遙知臣兵弱南引文德共爲脣齒計文德去

年八月與義隆梁州刺史劉秀之同征長安，聞臺遣大軍勢援雲
集，長安地平，用馬爲便，畏國騎軍不敢北出，但承仇池局人稱臺
軍不多，戍兵尠少，諸州雜人各有還思，軍勢若及，必自奔逃，進軍
取城，有易反掌，承信其語，回趣長安之兵，遣文德蕭道成、王虬等
將領來攻武都，仇池望連秦隴，進圍武都，已經積日，畏臣截後，斷
其糧路，關鎮少兵，未有大損，今外寇兵彊，臣力寡弱，拒賊備敵，非
兵不擬，乞選壯兵增戍武都，牢城自守，可召無患，今事已切急，若
不馳聞，損失城鎮，恐招深責，願遣高平突騎三千，齋糧一月，速赴
仇池，且可抑折逆民，支對賊虜，須長閼上邽安定戍兵至，可得自
全，糧者民之命也，雖有金城湯池，無糧不守，仇池本無儲積，今歲
不收，若高平騎至，不知云何，已得供援，請遣秦州之民送軍祁山，
臣隨迎致。

魏書皮豹子傳

毛修之

修之字敬文，豫陽陽武人。晉隆安初爲殷仲堪寵遠參軍，歷桓玄後軍太尉相國參軍。玄篡位，自爲屯騎校尉。安帝反正，除驍騎將軍，歷輔國將軍，加宣城內史，領劉毅後軍、遷右將軍，進龍驤將軍。歷輔國將軍，加宣城內史，領劉毅後軍司馬衛將軍司馬南陽太守，入爲黃門侍郎，復爲右衛將軍冠軍將軍河南河內二郡太守。代王鎮惡爲安西司馬。義熙十四年，爲赫連勃勃所擒，勃勃死，與赫連昌俱爲太武所擒，神䴥中，拜吳兵將軍，領步兵校尉，遷散騎常侍，前將軍光祿大夫，進大官尚書，封南鄉公。遷特進，撫軍大將軍金紫光祿太夫。太延二年，爲大都大官，卒。年七十二，諡曰恭。

上表請伐蜀

晉義熙二年

臣聞在生所曰重生，實有生理可保。臣之情地，生途已竭，所曰未淪于泉壤，借命于朝露者，呂日月貞照，有兼映之輝，庶憑天威，誅

夷讎逆，自提戈西赴蕪。嘗時難，遂使齊斧停柯，狡豎假息。誠由經
路有暨，亦緣制不自已。撫影窮號泣，望西路益州刺史陋。始自四
月二十九日達巴東，頓白帝。召俟廟略可乘之機，宜踐投袂之會。
屢愆臣雖效死寇庭，而理絕救援。是自束縛載馳，訴冤象魏。昔宋
害申冉，楚莊有遺履之憤。況忘家殉國，渺有臣門。節冠風霜，人所
矜憐。伍員不虧君義，而申包不忘國難。俟會併鋒，因時乃發。今臣
庸踰在昔，未蒙宵邇之旗。是自仰宸極，自希照眷。西土自灑淚也。
公私懷恥，仰望洪恩。豈宜遂享名器，比肩人伍。求情既所不容，卽
實又非所繼。但自方仗威靈，要須綜攝。乞解金紫寵私之榮，賜自
磨揚折衝之號。臣之于國，理無虛請。自臣涉道，情虛荒越。疹毒交
縷，常處性命瀕越。要當躬先士卒，牙馳賊庭。手斬凶醜，口搃莫大
之讐。然後就死之日，卽化如歸。闔門靈爽，豈不謝先帝于玄宮。宋
毛修之傳時昌州刺史龐陋不肯就追討修之于都
案修之父理爲誰續所殺毛修之子也

書

宜勒庫莫提

莫提爲鎮東將軍封武昌王

據書未見太武紀真君八年有征東將軍武昌王提疑即莫人又魏

崇傳有赤人醜善子莫提爲中山太守除盜南將軍相州刺史假陽陵侯卒乃道武時人官爵亦不合非如此

移書梁益二州

太平真君三年

我太魏之興德配二儀與造化竝立夏殷以前功業尚矣周秦以來赫赫堂堂垂耀先代逮我烈祖重之聖明應運龍飛廊清燕趙聖朝承王業之資奮神武之略遠定三秦西及葱嶺東平遼碣海隅服從北暨鍾山萬國納貢威風所扇想彼朝野衡閭威德往者劉石符姚遞據三郡司馬琅邪保守揚越緜緜連連綿歷年紀數窮運改宋氏受終仍晉之舊遠通聘享故我朝廷解甲息心東南之略是爲不欲違先故之大信也而彼方君臣苞藏禍心屢爲邊寇去庚午年密結赫連侵我牢洛致師徒喪敗舉軍囚俘我朝廷仁弘不窮人之非不遂人之過與彼交私前好無改昔南秦王楊

玄識達天運于大化未及之前度越赫連遠歸忠款玄既卽世弟
難當忠節愈固上請納女連婚宸極任土貢珍自比內郡漢南白
雉登俎御羞朝廷嘉之授呂專征之任不圖彼朝計疆場之小虜
不相關移竊興師旅亡我賓屬難當將其妻子及其同義告敗關
下聖朝撫然頤謂羣臣曰彼之違信背和與牢洛爲三一之爲甚
其可再平是若可忍孰不可忍是日分命吾等磬聲之臣助難當
報復使持節侍中都督雍秦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建興公吐奚
愛彌率南秦王楊難當自祁山南出直衝建安命南秦自遣信臣
招集舊戶使持節侍中都督雍梁益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淮陰公皮豹子員外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南益州刺史
建德公庫拔阿洛河引出斜谷阨白馬之險散騎常侍安南將軍
雍州刺史南平公娥後延出自驛谷直截漢水冠軍將軍南蠻校
尉荊州刺史建平公宗翼使持節員外散騎常侍冠軍將軍梁州

刺史順陽公劉買德平遠將軍永安侯若干內亦十出自子午東
襲染漢使持節侍中都督荆梁南臨三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
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故晉譙王司馬文思寧遠
將軍荊州刺史襄陽公魯軌南趨荊州使持節都督洛豫州及河
內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淮南王道勒定大翰爲其
後繼使持節侍中都督梁益寧三州諸軍事領護西戎校尉鎮西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晉琅邪王司馬楚之南趨壽春
使持節侍中都督揚豫充徐四州諸軍事征南將軍徐充二州刺
史東安公刁離東趨廣陵南至京口使持節侍中都督青充徐三
州諸軍事征東將軍青徐二州刺史東海公故晉元顯子司馬天
助直趨濟南十道並進連營五千步騎百萬隱隱桓桓呂此屠城
何城不潰呂此奮擊何堅不摧邵陵踐土區區齊晉尙能克勝強
楚呂致一匡況大魏呂沙漠之突騎兼咸夏之勁卒哉若眾軍就

臨將令南海北汎江湖南溢高岸墊爲浦澤深谷積爲丘陵晉餘
黎民將雲集霧聚仇池之師竅啞山谷之中何能自固彼之所謂
肆忿于目前之小得已至于敗亡之大失也昔信陵君濟窮鳩之
危義士歸之故我朝廷欲救難當投命之誠爲此舉勸既而愛惜

前好猶復沈吟多殺生生生在之一亡十仁者之所不爲吾等別愛

後自馳檄相譬書若攝兵還反復南秦之國則諸軍同罷好穆如

初若岠我義言狠愎遂往敗國亡身必成噬臍之悔望所列上彼

朝惠已報告宋書索虜傳虜鎮東將軍武昌王宣勒庫莫提移書
梁益二州往伐仇池侵其附屬而移書越詣徐洲

若庫辰樹蘭

樹蘭爲盩厔將軍豫州刺史封北井侯

魏書未見官氏古無宜
勒庫氏亦無若庫辰氏

移書豫州太平通鑑
君九年

僕已不德荷國榮寵受任邊州經理民物宣播政化廕揚萬里雖
盡節奉命未能令上化下布而下情上達也比者已來邊民擾動

互有反逆無復爲害自取誅夷死亡之餘雉菟逃竄南人宋界聚合逆黨頻爲寇掠殺害良民略取資財大爲民患此之界局與彼通連兩民之居烟火相接來往不絕情僞繁興是召南奸北入北奸南叛召類推之日月彌甚奸宄之人數得侵盜之利雖加重法可不禁止僕常申令境局料其奸源而彼國牧守縱不禁御是召遂至滋蔓寇擾墻場譬猶蚤疥癬雖爲小疴令人終歲不安當今上國和通南北好合唯邊境民庶要約不明白古列國封疆畔各自禁斷無復相侵如是可召保之長久垂之永世故上表臺閣馳書明曉自今日後魏宋二境宜使人迹不過自非聘使行人無得南北邊境之民烟火相望雞狗之聲相聞至老死不相往來不亦善乎又能此亡彼歸彼亡此致則自我國家所望于仁者之邦也

宋書索虜傳虜益南將軍豫州刺史北并侯若庫辰樹蘭移書豫州

封敕文

敕文代人始光初爲中散遷西部尚書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
鎮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秦益二州刺史賜爵天水公鎮上邽
至天安五年卒

乞遣大軍助擊梁會表

安定逆賊帥路弗羅遣使齎書與逆帥梁會會呂耶羅書射于城
中弗羅稱纂集眾旅尅期助會又仇池城民李洪自稱應王天授
玉璽擅作符書誑惑百姓梁會遣使招引楊文德而文德遣權壽
胡將兵二千人來到會閒扇動州土云李洪自稱應王兩雄不竝
若欲須我先殺李洪我當自往梁會欲引致文德誘說李洪來入
東城即斬洪首送與文德仇池鎮將淮陽公臣豹子遣使潛行呂
今月二十四日來達臣鎮稱楊文德受劉義隆職爵領兵聚眾在
仇池境中沮動民人規竊城鎮且梁會反逆已來南句文德援勢
相連武都氐羌盡相脣齒爲文德起軍所在屯結兵眾已集剋來

不遠臣備邊鎮與賊相持賊在東城隔牆而已但臣腹背有敵攻城有疑計度文德剋來助會若文德既至百姓響應賊黨遂盛用功益難今文德未到麥復未熟事宜速擊于時爲便伏願天鑒特遣大軍助臣誅翦魏書封敕文傳載文表未及報梁會逃遁赦文縱騎蹤之死者大半

陳建

建代人太武時擢爲三郎遷下大夫文成時賜爵阜城侯加冠軍將軍出爲幽州刺史孝文卽位徵爲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進爵趙郡公遷司徒征西大將軍進爵魏郡王

密表請南征

皇天輔德命集大魏臣等祖父翼贊初興勤過蜀漢誓固山河享茲景福寵辱休戚與國均焉臣百凡近識無遠達階藉先寵遂荷今任彼己之譏播于羣口仰感生成俯自策慮顧省鴛鈍終于無益然飲冰驚寐實懷慙負至于願天高地厚何日忘之自永嘉之

未封豕橫噬馬徵南據奄有荆楚及桓劉跋扈禍難相繼代山宗隔
望秩之敬青徐限見德之風獻文皇帝睿艷龍飛道光率土干城
暫舞淮海從風車書既同華裔將一昊天不弔奄背萬邦竊聞劉
昱天亡權臣殺害思正之民翹想罔極愚謂時不再來機宜易失
毫分之差致悔千里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所謂見而不作過在介
石者也宜簡雄將號令八方義陽王臣昶深悟存亡遠同孫氏苟
歷運譬從則吳會可定脫事有難成則振旅而返進可已揚義聲
于四海退可已通德信于遐裔宜乘之會運鍾今日如合聖聽乞
速施行脫忤天心願存臣表徐觀從驗賞罰隨焉魏書陳建傳高
尚書晉陽侯元仙德殿中尚書長樂
王穆亮比部尚書平原王陸叔密表

陸麗

麗代人太武帝時賜爵章安子遷南部尚書又成即位已迎立
功封平原王加撫軍將軍遷侍中撫軍大將軍進司徒領太子

太傅獻文卽位乙渾擅權見害謚曰簡王

讓封平原王啟

臣父又歷奉先朝忠勤著稱今年至西夕未登王爵臣幼荷寵榮于

分己過愚款之情未申犬馬之效未展願裁過恩聽遂所請

魏書
陸俟

附傳

陸叡

叡字思弼麗次子獻文時襲爵平原王撫軍大將軍孝文時歷
北部長轉尚書加散騎常侍遷侍中都督尚書遷尚書左僕射
領比部尚書例降封鉅鹿郡公尋爲鎮北大將軍除尚書令衛
將軍召母憂解合起爲征北將軍除恒州刺史行尚書令進號
征北大將軍徙定州刺史與穆泰等構逆賜死獄中

請班師表

臣聞先天有弗違之天後天有順時之規今蕭鸞盜有名目竊據

江左惡盈罪稔天人棄之取亂攻昧誠在茲日愚臣長江浩蕩彼
之巨防可召德招難召力屈又南土昏霧暑氣鬱蒸師人經夏必
多疾病而鼎遷草創庶事甫爾臺省無論政之館府寺靡聽治之
所百寮居止事等行路沈兩炎陽自成癟疫且兵徭並舉聖王所
難今介胄之士外攻讎寇羸弱之夫內動土木運給之費日損千
金驅罷敝之兵討堅城之虜將何召取勝乎陛下往冬之擧政欲
曜武江漢示威衡湘自春幾夏理宜釋甲願橐旌卷旆爲持久之
方崇成帝居深重本之固聖懷無內念之虞兆庶休斤板之役脩
禮華區諷風洛浦然簡英略之將任猛毅之雄南取荆湘據其要
府則梁秦呂西覩機自服撫附振威回麾東指則義陽召左馳聲
可制然後布仁化召綏近播恩施召懷遠凡在有情孰不思奮還
遣慕德之人效其餘力乘流而下勢勝萬倍最爾閩甌敢不稽顙
豈必茲年競斯寸尺惟願顧存近敕納降而旋不紓鑾輿久臨炎

署
和十九年
附傳太
書陸侯表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二十六終

全後魏文卷二十六
陸叢

十一

全後魏文卷二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尉元

元字苟仁代人神䴥中爲虎賁中郎將轉羽林中郎遷駕部給事中賜爵富城男加寧遠將軍和平中遷北部尚書加散騎常侍進爵太昌侯拜冠軍將軍天安初曰關徐州功拜鎮東大將軍開府徐州刺史淮陽公延興初假淮陽王太和初徵爲內都大官出爲鎮西大將軍開府統萬鎮都將進爵淮陽王徵爲侍中都督南征諸軍事征西大將軍大都將入爲侍中都曹尚書遷尚書令進司徒例降王爵封山陽郡開國公致仕尋爲三老太和十七年八月卒年八十一謚曰景桓

求運粟濟彭城表

彭城倉廩虛罄人有飢色求運冀相濟充四州粟取張永所棄船

九百艘沿清運致可召濟救新民

魏書尉元傳

彭城賊之要蓄不有積粟彊守不可固若儲糧廣戍雖劉彧師徒悉動不敢窺閩淮北之地此自然之勢也

魏書尉元傳

宜釋青冀先定東南表

臣受命出疆再罹寒暑進無鄧艾一舉之功退無羊祜保境之略雖淮岱獲振而民情未安臣冒恩智屬當偏任苟事宜宣徹敢不呂聞臣前表目下邳水陸所湊先規殄滅遣兵屢計猶未擒定然彭城下邳信命未斷而此城之人元居賊界心尙戀土輒相証惑希幸非望南來息耗壅塞不達雖至窮迫仍不肯降彭城民任玄朗從淮南到鎮稱劉彧將任農夫陳顯達領兵三千來循宿豫臣卽召其日密遣覘使驗其虛實如朗所言臣欲自出擊之召運糧未接又恐新民生變遣子都將干沓干劉龍騎等步騎五千將往

起擊但征人淹久逃亡者多迭相扇動莫有固志器仗敗毀無一可用臣聞伐國事重古人所難功雖可立必須經略而舉若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路亦由下邳入沂水經東安卽爲賊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陽戍東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而剋若四處不服青冀雖拔百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臣愚已爲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斷剷或北顧之意絕愚民南望之心夏水雖盛無津途可因冬路雖通無高城可固如此則淮北自舉暫勞永逸今雖向熱猶可行師兵尙神速久則生變若天雨旣降或因水通運糧益眾規爲進取恐近淮民庶翻然改圖青冀二州卒未可拔臣輒與寮佐共議咸謂可然若隱而不陳豈有損敗之責陳而無驗恐成誣罔之罪惟天鑒懸量照臣

愚款

魏書附元傳

換兵戍彭城表

臣召天安之初奉律總戎廊竄淮右海內既平仍忝徐岳素餐尸祿積有年餘彼土安危竊所具悉每惟彭城水陸之要江南用兵莫不因之威陵諸夏夫國之大計豫備爲先且臣初剋徐方青齊未定從河召南猶懷彼此時劉彧遣張永沈攸之陳顯達蕭順之等前後數度規取彭城勢連青兗唯召彭城既固而永等摧屈今

計彼戎兵多是胡人臣前鎮徐州之日胡人子都將呼延寵達因于負罪便余叛亂鳩引胡類一時扇動賴威靈遐被罪人斯戮又團成子都將胡人王敕勸負釁南叛每懼軒圖狡誘同黨閻誠所見宜召彭城胡軍換取南豫州徙民之兵轉戍彭城又召中州鮮卑增實兵數于事爲宜

魏書尉元傳

表言戰士見白頭翁

臣于彭城遣別將召八月至睢口邀賊將陳顯達有戰士于營外五里芻牧見一白頭翁乘白馬將軍呼之語稱至十八日辰必來

到此語汝將軍領眾從東北臨入我當驅賊令走申時賊必大破
宿豫淮陽皆剋無疑我當與汝國家淮畔爲斷下邳城我當驅出
不勞兵力後十日此人復于彭城南戲馬臺東二里見白頭翁亦
乘白馬從東北來呼此人謂曰我與東海四瀆太山北嶽神共行
淮北助汝二將蕩除已定汝上下喜不因忽然不見

魏書靈徵志
下皇興三年

六月朔元表詔元子老人
前後視所爲燈表記之

源賀

賀本名破羌西平樂都人河西王禿髮傉檀子太武時國滅來
奔賜爵西平侯加龍驤將軍賜姓源氏進平西將軍憲征西將
軍進號西平公拜散騎常侍賜名賀文成卽位轉征北將軍加
給事中呂定策功進爵西平王出爲征南將軍冀州刺史改封
薩西王獻文時徵拜太尉出屯漠南孝文初致仕太和三年卒
年七十三謚曰宣

對詔問攻戰之計

姑臧城外有四部鮮卑各爲之援然皆是臣祖父舊民臣頤軍前宣國威信示其禍福必相率歸降外援既服然後攻其孤城拔之如反掌耳

魏書源賀傳世祖征涼州呂賀爲鄉導詔問攻戰之計賀對

上書請案律斷獄

案律謀反之家其子孫雖養他族追還就戮所曰絕罪人之類彰大逆之辜其爲劫賊應誅者兄弟子弟在遠道隔關津皆不坐竊惟先朝制律之意已不同謀非絕類之罪故特垂不死之詔若年十三已下家人首惡計謀所不及臣愚已爲可原其命沒入縣官

魏書源賀傳是時斷獄多
賀上書又北史二十八

上書請入死者恕死徙邊

臣聞人之所寶莫寶于生全德之厚者莫厚于宥死然犯死之罪難已盡恕權其輕重有可矜恤今勍寇遊魂于北狡賊負險于南

其在疆場猶須防戎臣聞旨爲自非大逆赤手殺人之罪其坐贓及盜與過誤之愆應入死者皆可原命謫守邊境是別己斷之體更受全生之恩徭役之家漸蒙休息之惠刑措之化庶幾在茲虜書曰流宥五刑此其義也臣受恩深重無以仰答將違闕廷豫增係戀敢上瞽言唯加裁察魏書源賀傳又略見刑罰志

上言禦邊長計

請募諸州鎮有武健者三萬人復其徭賦厚加賑恤分爲三部二
鎮之間築城城置萬人給糧弩十二牀武衛三百乘弩一牀給牛
六頭武衛一乘給牛二頭多造馬槍及諸器械使武略大將二人
召鎮撫之冬則講武春則種殖竝戍竝耕則兵未勞而有盈算矣
又于白道南三處立倉運近州鎮租粟召充之足食足兵召備不
虞于宜爲便不可歲常舉眾運動京師令朝廷恆有北顧之憂也
魏書源賀傳獻文時每歲秋冬遣軍三道並出召備北寇至春
中乃班師賀召勞役京師又非禦邊長計乃上言事寢不報

遺令敕諸子

吾頃呂老患辭事不悟天慈降恩爵逮于汝汝其毋傲吝毋荒怠毋奢越毋嫉妒疑思問言思審行思恭服思度過惡揚善親賢遠佞目觀必真耳屬必正誠勤已事君清約已行己吾終之後所葬時服單櫨足申孝心芻靈明器一無用也

賀書源
傳

源懷

懷本名思禮後賜名賀次子文成末爲侍御中散孝文時呂父辭老受父爵拜征南將軍尋屯漠南遷除殿中尚書出爲長安鎮將雍州刺史復爲殿中尚書加侍中參都曹事遷尚書令例降爲公除司州刺史從駕南征加衛大將軍領中軍事除征北大將軍夏州刺史轉征西大將軍涼州大中正授馮翊郡開國公右僕射加特進除車騎大將軍都督平氏諸軍使持節加侍中行臺巡行北邊遷驃騎大將軍都督平氏諸軍

事正始三年六月卒贈司徒冀州刺史謚曰惠公

求追諭勳封表

景明二年

昔世祖昇遐南安在位出拜東廟爲賊臣宗愛所弑時高宗避難龍潛苑中宗愛異圖神位未定臣亡父先臣賀與長孫渴俟陸麗等表迎高宗纂徽資命麗呂扶負聖躬親所見識蒙授撫軍大將軍司徒公平原王興安二年追諭定策之勳進先臣爵西平王皇興季年顯祖將傳大位于京兆王先臣時都督諸將屯于武川破微諸京特見顧問先臣固執不可顯祖久乃許之遂命先臣持節授皇帝璽綬于高祖至太和十六年麗息寂狀私書稱其亡父與先臣援立高宗朝廷追錄封散鉢鹿郡開國公臣時丁艱草土不容及例至二十年除臣雍州刺史臨發奉辭而奏先帝申先臣舊勅時敕旨但赴所臨尋當別判至二十一年車駕幸雍臣復陳聞時蒙敕旨征還當授自宮車晏駕遂爾不白竊惟先臣遠則援立

高宗寶厤不墜近則陳力顯祖神器有歸如斯之勳超世之事麗
召父功而獲河山之賞臣有家勳不霑茅社之賜得否相懸請垂

裁處

魏書源
賀附臂

請召諸鎮水田給民并減吏佐表

景明召來北蕃連年災旱高原陸野不任營殖唯有水田少可畱
畝然主將參僚專擅腴美瘠土荒疇給百姓因此因敝日月滋甚
諸鎮水田請依地令分給細民先貧後富若分付不平令一人怨
訟者鎮將已下連署之官各奪一時之祿四人召上奪祿一周北
鎮邊禁事異諸夏往日置官全不差別沃野一鎮自將已下八百
餘人黎庶怨嗟僉日煩猥邊隅事歛實少畿服請主帥吏佐五分
減二

魏書源
賀附臂

增置恆代城戍表

正始初

蠕蠕不職自古而爾遊魂烏集水草爲家中國患者皆斯類耳歷

代驅逐莫之能制雖北拓榆中遠臨瀚海而智臣勇將力算俱竭
胡人頗遁中國日疲于時賢哲思造化之至理推生民之習業量
夫中夏粒食邑居之民蠶衣儒步之士荒表茹毛飲血之類烏宿
禽居之徒親校短長因宜防制知城郭之固暫勞永逸自皇魏統
極都于平城威震天下德籠宇宙今定鼎成周去北遙遠代表諸
蕃北固高車外叛尋遭旱儉戎馬甲兵十分闕八去歲復鎮陰山
庶事蕩盡遣尚書郎中韓貞宋世量等檢行要險防遏形便謂準
晉鎮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築城置戍分兵要害勸農積粟警急
之日隨便翦討如此則威形增廣兵勢亦盛且北方沙漠夏乏水
草時有小泉不濟大眾脫有非意要待秋冬因雲而動若至冬日
冰沙凝厲游騎之寇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

憂矣

魏書源
賀附傳

奏免逃吏

謹按條例逃吏不在赦限竊惟聖朝之恩事異前宥諸流徙在路尚蒙旋返況有未發而仍遣邊戍按守宰犯罪逃走者眾祿潤既優尚有茲失及蒙恩宥卒然得還今獨苦此等恐非均一之法如臣管執謂宜免之魏書源賀附傳景明二年徵源懷爲左僕射時有詔奸吏犯罪逃遁雖肆情不釋源乃奏

重奏

臣曰法貴經通治尚簡要刑憲之設所曰網羅罪人苟理之所備不在繁典行之可通豈容峻制此乃古人之達政救世之恆規伏尋條制勳品已下罪發逃亡遇恩不宥仍流妻子雖欲抑絕奸途匪爲通式謹案事條侵官欺法專據流外豈九品已上人皆貞白也其諸州守宰職任清流至有貪濶事發逃竄而遇恩免罪勳品已下獨乖斯例如此則寬縱上流法切下吏育物有差惠罰不等又謀逆滔天輕恩尚免吏犯微罪獨不蒙赦使大宥之經不通開生之路致廢逃違古典退乖今律輒率愚見旨爲宜停魏書源賀附傳懷書

奏門下曰成式附願駕奏
不許源重奏世宗納之

奏請乘聲伐齊

南賊游魂江揚職爲亂逆肆厥淫昏月滋日甚貴臣重將靡有不遺崇信姦回昵比閭豎內外離心骨肉猜叛蕭實融僭號于荆郢其雍州刺史蕭衍勒兵而東襲上流之眾已逼其郊廣陵京口各持兵而懷兩望鍾離淮陰並鼎峙而觀得失秣陵孤危制不出門君子小人並罹災禍延首北望朝不及夕斯實天啟之期吞并之會乘厥蕭牆之釁藉其分崩之隙東據歷陽兼指瓜步緣江鎮成達于荆郢然後奮雷霆之威布山河之信則江西之地不刊自來吳會之鄉指期可舉昔士治有言皓若暴死更立賢主文武之官各得其任則勍敵也若蕭衍克就上下同心非直後圖之難實亦揚境危逼何則壽春之去建鄴七百而已山川水陸彼所詣利耽江湘無波君臣效職藉水憑舟倏忽而至壽春容不自保江南將

若之何。今寶卷邑居有土崩之形，邊城無繼援之兆，清湯江區，實在今日。臣受恩既重，不敢不言。魏書源賀附傳景明二年

源檢除車騎大將軍謀奏

源子雍

子雍字靈和，懷第五子。初爲祕書郎太子舍人。涼州中正孝明即位，轉奉車都尉。遷司徒屬，轉太中大夫司徒司馬。除恆農太守，遷夏州刺史。除散騎常侍使持節假撫軍將軍都督兼行臺尚書，除中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給事黃門侍郎。封樂平縣開國公，還洛，假征北將軍，改封陽平縣開國公，進號鎮東將軍。除冀州刺史，計葛榮敗死，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永安中，重贈司空，謚曰莊穆。

密遣人齎書與城中文武

大軍在近，努力固守，必令諸人福流苗裔。魏書源賀附傳子雍爲夏迎糧爲朔方胡帥曹阿各拔所遣見執乃密遣人齎書聞行與城中文武

計葛榮上書

賊中甚飢，專仰野掠。今朝廷足食兵卒，飽煖高壁深壘，勿與爭鋒。
榮已冀州

魏書 源質附傳子確計葛

不守上書

源子恭

子恭字靈順，懷第六子。初辟司空參軍，歷司徒祭酒、尚書北王客郎，中攝南主客事。正光初，爲行臺左丞，轉起部郎，除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又領治書侍御史，持節爲河間王琛軍司行秦州事，拜河內太守。加後將軍，假平北將軍，兼尚書行臺，除平南將軍，豫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撫軍將軍。武泰初，加鎮南將軍，元顥入洛，召爲車騎將軍，孝莊還洛，進征南將軍，兼右僕射，假車騎將軍，拜右光祿大夫，給事黃門侍郎，封臨潁縣開國公，遷侍中，兼尚書僕射，大行臺大都督，遷衛將軍。前廢帝初，除驃騎將軍。

左光祿大夫假車騎大將軍荊州刺史封臨汝縣開國子永熙中入爲吏部尙書加驃騎大將軍天平中除中書監拜魏尹又爲齊獻武王軍司元象元年卒興和中贈司空謚曰文獻

奏訪梁亡人許周

徐州表投化人許圃并其弟周等究其牒狀周列云已蕭衍黃門侍郎又稱心存山水不好榮宦屢曾辭讓貽彼赫怒遂被出爲齊康郡因爾歸國願畢志嵩嶽比加采訪略無證明尋其表狀又復其落案牒推理實有所疑何者昔夷齊獨往周王不屈其志伯況辭祿漢帝因成其美斯實古先詰王必有不臣之人者也蕭衍雖復崎嶇江左竊號一隅至于處物未甚悖禮豈有士辭榮祿而苟不聽之哉推察情理此則孟浪假蕭衍皆狂不存難道逼士出郡未爲死急何宜輕去生養之土長辭父母之邦乎若言不好榮宦志願嵩嶺者初居之日卽應杖策尋山負帙沿水而乃廣尋知己

徧造執事希榮之心已見逃宦之志安在昔梁鴻去鄉終餌吳會
逢萌浮海遠客遼東竝全志養性逍遙而已攷之事實何其懸故
又其履歷清華名位高達計其家累應在不輕今者歸化何其孤
迥設使當時忽邇不得攜將及其來後家貲產業應見簿斂尊卑
口累亦當從法而周兄弟怡然嘗無憂惑若無種族理或可通如

有不坐使應是衍故遣非周投化推究二三眞僞難辨請下徐揚

二州密訪必令獲實不盈數旬玉石可覩

魏書源賀附傳蕭衍亡人許固自稱爲衍給事

黃門侍郎朝士翕然成其信待子恭奏

上書請成辟雍明堂

臣聞辟臺望氣軌物之德既高方堂布政範世之道斯遠是呂書
契之重理冠于造化推崇之美事絕于生民至如郊天饗帝蓋呂
對越上靈宗祀配天是呂酬膺下土大孝莫之能加嚴父曰慈爲
大乃皇王之休業有國之盛典公竊惟皇魏居震統極總宙取宇革

制土中垂式無外自北徂南同卜維于洛食定鼎遷民均氣候于
寒暑高祖所㠯始基世宗于是恢構案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乃訪
遺文修廢典建明堂立學校興一代之茂矩標千載之英規永平
之中始創雉構基趾草昧迄無成功故尚書令任城王臣澄案故
司空臣沖所造明堂樣并連表詔荅兩京模式奏求營起緣期發
旨卽加葺繕侍中領軍臣又物動作官宣贊授令自茲厥後方配
兵人或給一千或與數百進退節縮曾無定準欲望速了理在難
克若使專役此功長得營造委成責辦容有就期但所給之夫本
自寡少諸處競借動卽干計雖有繕作之名終無就功之實爽境
茫茫淹積年載結架崇構指就無兆仍令肆胄之禮掩抑而不進
養老之儀寂寥而不返構廈止于尺土爲山頓于一簣良可惜歟
愚謂召民經始必有子來之歌興造勿亟將致不日之美况本兵
不多兼之率役廢此與彼循環無極便是輒創禮之重資不急之

費廢經國之功、供寺館之役、求之遠圖不亦闕矣。今諸寺大作，稍
已粗舉，並可徹減。專事經綜，嚴勤工匠，務令克成，使祖宗有薦配
之期，蒼生覩禮樂之富。魏晉源賀附傳正光元年子恭轉起部郎明皇辟雍並未建就子恭上書

賜進士出身三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二十七終

全後魏文卷二十七

源子恭

十

全後魏文卷二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高允

允字伯恭，渤海人。少爲沙門，名法淨。尋還俗，神䴥中爲杜超征南從事中郎。徵拜中書博士，遷侍郎。領樂安王範從事中郎。復參樂平王丕，驃騎軍事。賜爵汝陽子。加建武將軍領著作郎。爲秦王翰傳，復已經授皇太子。文成即位，拜中書令。轉太常卿，領祕書監。進爵梁城侯。加左將軍。獻文時，兼太常，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孝文即位，進爵咸陽公。加鎮東將軍。授征西將軍，懷州刺史。徵拜鎮軍大將軍，領中書監。遷尚書散騎常侍，加光祿大夫。太和十一年卒，年九十八。贈侍中司徒。謚曰文。有集二十一

卷

案高允傳云自高宗迄于
顯祖，軍國書檄多允文也。

代都賦

案高允傳允轉太常卿上代都賦
因召歸諫亦二京之流也。文今佚。

鹿苑賦

啟重基于朔土、系軒轅之洪裔、武承天、已作主、熙大明、已御世、灑靈液、已滂沱、扇仁風、已遐被、踵姬文而築苑、包山澤、已開制、植羣物、已充務、蠲四民之常稅、暨我皇之繼統、誕天縱之明猷、追鹿埜之在昔、興三轉之高義、振幽宗于已永曠千載而可寄、于是命匠選工、刊茲西嶺、注誠端思、仰模神影、庶真容之髣髴、耀金暉之煥炳、卽靈崕、卽構宇、竦百尋而直正、綈飛梁于浮柱、列荷華于綺井、圖之呂萬形、綴之已清永、若祇洹之瞪對、孰道場之塗迴、嗟神功之所建、超終古而秀出、寶靈祇之協贊、故存貞而保吉、鑿仙窟、卽居禪闈、重階已通術、澄清氣于高軒、佇流芳于王室、茂花樹、卽芬軟、涌澧泉之洋洋、祈龍宮之降雨、侔膏液于星畢、若乃研道之倫、行業貞簡、慕德懷風、杖策來踐、守應貞之重禁、味三藏之淵典、或步林已經行、或寂坐而端冥、會眾善、已竝臻、排五難而俱遣、道欲

隱而彌彰，名欲毀而逾顯。伊皇與之所幸，每垂心于華囿，樂在茲之閒敞，作離宮以榮築，固爽垲以崇居，枕平原之高陸，恬仁智之所懷。眷山水以肆目，玩藻林以遊思，絕鷹犬之馳逐，眷耆年以廣德，縱生生以延福。慧愛內隆，金聲外發，功濟普天，善不自伐。尚詒賢君問道，詢禦蕪以補闕，盡敬恭于靈寺，遵晦望而致謁，奉請戒召畢日，兼六時而宵月，何精誠之至到，良九劫之可越。資聖王之遠圖，豈循常以明教，希縉雲之上升，羨頂生之高蹈。思離塵以邁俗，涉玄門之幽奧。禪儲宮以正位，受太上之尊號。既存無而御有，亦執靜以鎮躁，覩天規于今日，尋先哲之遺誥。悟二乾之重陰，審明離之竝照，下寧濟于兆民，上剋光于七廟。一萬國以從風，總羣生而爲導。正南面以無爲，永措心于沖妙。夫道化之難期，幸微躬之遭遇。逢扶桑之初開，遘長夜之始曙。顧衰年之懷傷，惟負忝以危懼。敢布心以陳誠，效鄙言以自著。檇藏策七廣宏集二十九上

卷之三十一
上天文災異八篇表

往年被敕令臣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相從約而可觀臣聞箕子陳謨而洪範作宣尼述史而春秋著皆所㠭章明列辟景測皇天者也故先其善惡而驗㠭災異隨其得失而效㠭禍福天人誠遠而報速如響甚可懼也自古帝王莫不尊崇其道而稽其法數㠭自修飾厥後史官竝載其事㠭爲鑒誠漢成時光祿大夫劉向見漢祚將危權歸外戚屢陳妖告而不見納遂因洪範春秋災異報應者而爲其傳號曰感悟人主而終不聽察卒曰危亡豈不哀哉伏惟陛下神武則天叡鑒自遠欽若稽古率由舊章前言往行靡不究鑒前皇所不逮也臣學不洽聞識見寡薄懼無㠭裨廣聖聽仰酬明旨今謹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事要略其文辭凡爲八篇魏書

高允傳

承詔議興學校表

臣聞經綸大業必以教養爲先咸秩九疇亦由文德成務故辟雍
光于周詩泮宮顯于魯頌自永嘉㠴來舊章殄滅鄉闈蕪沒雅頌
之聲京邑杜絕釋奠之禮道業陵夷百五十載仰惟先朝每欲盡
章昔興經闡素風方事尙殷弗遑克復陛下欽明文思纂成洪烈
萬國咸寧百揆時敘申祖宗之遺志興周禮之絕業爰發德音維
新文敎播紳黎獻莫不幸甚臣承旨敕並集一省披覽史籍備究
典紀靡不敦儒㠴勸其業貴學㠴篤其道伏思明詔立同古義宜
如聖旨崇建學校㠴厲風俗使先王之道光演于明時郁郁之音
流聞于四海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
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
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
博闊經典世履忠清堪爲人師者年限四十㠴上助教亦與博士
同年限三十㠴上若道業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

清望人行修謹堪循名敎者先盡高門次及中第

魏書高允傳

諫皇太子營立田園

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包養昔之明王自至公宰物故藏金于山藏珠于淵示天下自無私訓天下自至儉故美聲盈溢千載不衰今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販酤市塵與民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何欲而弗從而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昔虢之將亡神乃下降賜之土田卒喪其國漢之靈帝不修人君之重好與宮人列肆販賣私立府藏自營小利卒有顛覆傾亂之禍前鑒若此甚可畏懼夫爲人君者必審于擇人故稱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商書云無邇小人孔父有云小人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矣武王愛周召齊畢所召王天下殷紂愛飛廉惡來所召喪其國歷觀古今存亡之際莫不由之今東宮

誠曰乏人雋乂不少頃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故願殿下
少察愚言斥出佞邪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畜產販賣日
時收散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魏書高允傳恭宗季年頗創
免諫近左右營立閭閻占其利

不納

諫文成帝起宮室

臣聞太祖道武皇帝既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不
有所興今建國已久宮室已倣永安前殿足已朝會萬國西堂溫
室足已安御聖朝紫樓臨望可已觀望遠近若廣脩壯麗爲異觀
者宜漸致之不可倉卒計斫材運土及諸雜役須二萬人丁夫充
作老小供餉合四萬人半年可訖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飢
一婦不織或受其寒况數萬之眾其所損廢亦日多矣推之于古
驗之于今必然之效也誠聖主所宜思量魏書高允傳郭善明附
高宗大起宮室允諫納

史又見北三十一

諫文成帝不釐改風俗

通典題
作獻書

前朝之世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送之日歌謡鼓舞殺牲燒葬一切禁斷雖條旨久頒而俗不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悛改爲下者習目成俗敎化陵遲一至于斯昔周文召百里之地脩德布政先于寡妻及于兄弟召至家邦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明爲政者先自近始詩云爾之教矣民胥效矣人君舉動不可不慎禮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燭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今諸王納室皆樂部給伎召爲嬉戲而獨禁細民不得作樂此一異也古之婚者皆據德義之門妙選貞閑之女先之召媒娉繼之召禮物集寮友目重其別親御輸召崇其敬婚姻之際如此之難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別居然所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入掖庭而召作合宗王妃嬪藩懿失禮之甚無復此過往年及今頻有檢劾誠是諸王過酒致責跡其元起亦由色衰相棄致此紛紜今皇子娶妻多出

宮掖令天下小民必依禮限此二異也凡萬物之生靡不有死古先哲王作爲禮制所召養生送死折諸人情若毀生召奉死則聖人所禁也然葬者藏也死者不可再見故深藏之昔堯葬穀林農不易畝舜葬蒼梧市不改肆秦始皇作爲地市下銅三泉金玉寶貨不可計數死不旋踵戶焚墓掘由此推之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營葬費損巨億一旦焚之日爲灰燼苟靡費有益于亡者古之人奚獨不然今上爲之而不輟而禁下民之必止此三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憑致食饗之禮今已葬之魂人直求貌類者通典作祭戶久廢今風俗則取其狀貌類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損敗風化瀆亂情禮莫此之甚上未禁之下不改絕此四異也夫大饗者所召定禮儀訓萬國故聖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物非正色則不列今之大會内外相混酒醉喧譁罔有儀式又俳優鄙藝汚辱視聽朝廷積習

召爲美而責風俗之清純此五異也今陛下當百王之末踵晉亂

之弊而不矯然釐改召厲頽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聞見禮教矣

魏書高允傳又北史三十
一又略見通典四十八

答宗欽書

頃因行李承足下高問延佇之勞爲日久矣王遂一啟得敘其懷
欣于相遇情無有已足下兼愛爲心每能存顧養之召風味惠之
召德音執斚反覆銘于心抱吾少乏尋常之操長無老成之致憑
賴賢勝召自克勉而來喻褒飾有過其分既承雅贈卽應有答但
唱高則難和理深則難諶所召畱連日月召至于今今往詩一篇
誠不足標明來旨且表召心幸恕其鄙滯領其至意

魏書宗欽傳

筮論

昔明元末起白臺其高二十餘丈樂平王嘗夢登其上四望無所
見王召問曰者筮道秀筮之曰大吉王默而有喜色後事發王遂

憂死而道秀棄市道秀若推六父已對王曰易稱亢龍有悔窮高
曰亢高而無民不爲善也夫如是則上寢于王下保于己福祿方
至豈有禍哉今舍于本而從其末咎豐之至不亦宜乎

魏書樂平王不傳

名字論

魏書高允傳時中書博士索敵與侍郎傅默論名字

王不傳

齊賦著論紛新沈遂著名字論引釋其惑文今佚

塞上八公亭詩序

延和三年余赴京師發石門北行失道路宿寓代之快馬亭其俗
云古塞上翁所遺之邑也公曰有良馬因已命之此其所遺也負
長城而面南山皋潭帶其側湧波灌其前停蹕策已流目抱遺風
已依然仰德音于在昔遂揮毫已寄言代人云塞上公姓李代之
李氏竝其後也御覽百

徵士頌

并序

九十四

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蓋止于應命者其有命
而不至則闕焉羣賢之行舉其梗槩矣今著之于左

中書侍郎固安侯范陽盧玄子真。

郡功曹史博陵崔綽茂祖。

河內太守下樂侯廣甯燕崇玄略

上黨太守高邑侯廣甯常陵公山。

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渤海高毗子翼。

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渤海李欽道賜。

河西太守饒陽子博陵許堪祖根。

中書郎新豐侯京兆杜銓士衡。

征西大將軍從事中郎京兆韋闡友規

京兆太守趙郡李說令孫。

太常博士鉅鹿公趙郡李靈虎孫。

中書郎中郎王子趙郡李遐仲熙。

營州刺史建安公太原張偉仲業。

輔國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邁

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侃士倫

東郡太守蒲陰子中山劉惔

濮陽太守真定子常山許珮

行司隸校尉中都侯西河宋宣道茂

中書郎燕郡劉遐彥鑒

中書郎武恆子河間邢穎宗敬

滄水太守浮陽侯渤海高濟叔民

太平太守平原子雁門李熙士元

祕書監梁郡公廣平游雅伯度

廷尉正安平子博陵崔建興祖

廣平太守列人侯西河宋愔

州主簿長樂潘天符

郡功曹長樂杜熙

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張綱

中書郎上谷張誕

叔術

祕書郎雁門王道雅

閔淵

衛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郎苗

大司馬從事中郎上谷侯辯

陳留郡太守高邑子趙郡呂季才

夫百王之御世也莫不資仗羣才。自隆治道故周文自多士克竊漢武自得賢爲盛此載籍之所記由來之常義魏自神䴥已後宇內平定誅赫連積世之僭掃窮髮不羈之寇南摧江楚西盪涼域殊方之外慕義而至于是偃兵息甲脩立文學登延雋造酬諭政事夢想賢哲思遇其人訪諸有司皆求名士咸稱范陽盧玄等四

十二人皆冠冕之胄。著聞州邦。有羽儀之用。親發明詔。自徵玄等。
乃曠官日待之。懸爵日際之。其就命三十五人。自餘依例州郡所
遣者不可稱記。爾乃髦士盈朝。而濟濟之美興焉。昔與之俱蒙斯
舉。或從容廊廟。或游集私門。上談公務。下盡忻娛。日爲千載。一時
始于此矣。日月推移。吉凶代謝。同微之人。凋殞殆盡。在者數子。然
復分張。往昔之忻。變爲悲感。張仲業東臨營州。遲其還返。一敘于
懷。齊衿于垂沒之年。寫情于桑榆之末。其人不幸。復至殞没。在朝
者皆後進之士。居里者非疇昔之人。進涉無寄心之所。出入無解
顏之地。顧省形骸。所召永歎而已。夫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亦可
已長言寄意。不爲文二十年矣。然事切于心。豈可默乎。遂爲之頌。
詞曰。

紫氣千霄。羣雄亂夏。王冀徂征。戎車屢駕。掃盜遊氛。克擒妖霸。四
海從風。八垠漸化。政教無外。既蓋且一。偃武蘊兵。唯文是恤。帝乃

苟求搜賢舉逸巖隱投竿異人竝出亹亹虛生量遠思純鑽道據
德游執依仁旌弘既招釋褐投巾攝齊升堂嘉謀日陳自東徂南
躍馬馳輪偕憑影附劉召和親茂祖榮單夙罹不造克己勉躬聿
隆家道敦心六經遊思文藻終辭寵命召之自保燕常篤信百行
靡遺位不苟進任理棲遲居沖守約好讓善推思賢樂古如渴如
飢子翼致遠道賜悟深相期召義相和若琴竝參幕府俱發德音
優游卒歲聊已寄心祖相運會克光厥猷仰緣朝恩俯因德友功
雖後建祿實先受班同舊臣位竝羣后士衡孤立內省靡疚言不
崇華交不遺舊已產則貧論道則富所謂伊人實邦之秀卓矣友
姻稟茲淑量存彼大方擅此細讓神與理冥形隨流浪雖屈王侯
莫廢其尚趙實名區世多奇士山岳所鍾挺生三李矯矯清風抑
抑容止初九而潛望雲而起號尹西都靈惟作傅垂訓皇宮載理
雲霧熙熙雖中天迹階郎署餘塵可挹終亦顯著仲業淵長雅性清

到憲章古式綱繆典誥時值險難常一其操納眾口仁訓下昌孝化被龍川民歸其教邁則英賢侃亦稱選間達邦家名行素顯志在兼濟立伊獨善繩匪弗顧功不獲報剗許履忠竭力致躬出能騁說入獻其功輜軒一舉撓燕下崇名彰魏世享業亦隆道茂夙成弱冠播名與朋自信行物曰誠怡怡昆弟穆穆家庭發響九皋翰飛紫冥頻在省闈亦司干京刑官之中政官之平猗歟彥鑒思參文雅率性任直器成非假靡矜于高莫恥于下乃謝朱門歸迹林野宗敬延譽號爲四雋華藻雲飛金聲夙振中遇沈痼賦詩已訛忠顯于辭理出于韻高滄朗達默識淵通領新悟異發自心曾質侔和璧文炳雕龍耀姿天邑衣錦舊邦士元先覺介焉不惑振袂來庭始賀王國蹈方履正好是繩墨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孔稱游夏漢美淵靈越哉伯度出類踰羣司言祕闈作牧河汾移風易俗理亂解紛融彼滯義渙此潛文儒道口析九流已分崔宋二賢

全後魏文卷二十八

九

誕性英偉、擢穎閭閻、聞名象魏、寒儼儀形、邈邈風氣、達而不矜、素而能貢、潘符標尚、杜熙好和、清不潔流、渾不同波、絕俗龍津、止分常科、幽而逾顯、損而逾多、張綱柔謙、叔術正直、道雅洽聞、禡爲兼識、拔萃衡門、俱漸鴻翼、發墮忘餐、豈要斗食、率禮從仁、周愆于式、失不繫心、得不形色、郎苗始舉、用均已試、智足周身、言足爲治、性協于時、情敏于事、與今而同、與古曷異、物已利移、人已酒昏、疾生潔已、唯義是敦、日縱醇醪、逾敬逾溫、其在私室、如涉公門、季才之性、柔而執競、屈彼南秦、申威致命、誘之已權、矯之已正、帝道用光、邊土納慶、羣賢遭世、顯名有代、志竭其忠、才盡其槩、體襲朱裳、腰紐雙佩、榮曜當時、風高千載、君臣相遇、理實難偕、昔因朝命、與之克譖、披襟散想、解帶舒懷、此听如昨、存亡奄乖、靜言思之、中心九

崔揮毫頌德、滑爾增哀、魏書高允傳

北伐頌

皇矣上天降鑒惟德眷命有魏照臨萬國禮化丕融王猷允塞靜
亂曰威穆民曰則北虜舊隸稟政在蕃往因時關逃命北轍世讐
凶軌背忠食言招亡聚盜醜類實繁敢率犬羊圖縱猖蹶乃詔訓
師興戈北伐躍馬裹糧星馳電發撲討虔剷肆陳斧鉞斧鉞暫陳
敵翦厥旅積骸填谷流血成浦元兇狐奔假息窮野爪牙既摧腹
心亦阻周之忠厚存及行葦翼翼聖明有兼斯美澤被京畿垂此
仁旨封戶野獲惠加生死生死蒙惠人欣覆育理貫幽冥澤漸殊
域物歸其誠神獻其福遐邇斯懷無思不服古稱善兵歷時始捷
今也用師辰不及浹六軍克合萬邦昌協義著春秋功銘玉牒載
興頌聲播之來葉魏書高允傳從顯祖北伐大捷而還至武川旗止北伐頌其詞曰
諸侯箴北史十六東平王翰傳文佚

酒訓

臣被敕論集往世酒之敗德已爲酒訓臣已朽邁遭人倫所棄而

殊恩過隆錄臣于將歿之年勸臣于已墜之地奉命驚惶喜懼兼甚不知何事可召上答伏惟陛下曰徵哲之姿撫臨萬國太皇太后昌聖德之廣濟育羣生普天之下罔不稱賴然日昃憂勤虛求不已思監往事召爲警戒此之至誠悟通百靈而況于百官士民不勝踴躍謹竭其所見作酒訓一篇但臣愚短加召荒廢辭義鄙拙不足觀采伏願聖慈體臣惶惶之情恕臣狂瞽之意其詞曰

自古聖王其爲饗也玄酒在堂而醕酒在下所召崇本重源降于滋味雖汎爵旅行不及于亂故能禮章而敬不斲事畢而儀不忒非由斯致是失其道將何已範時軌物垂之于世歷觀往代成敗之效吉凶由人不在數也商辛耽酒殷道召之亡公旦陳誥周德召之昌子反晉酣而致斃穆生不飲而身光或長世而爲戒或百代而流芳酒之爲狀變惑性情雖曰哲人孰能自競在官者殆于政也爲下者慢于令也聰達之士荒于聽也柔順之倫興于諍也

久而不悛致于病也豈止于病乃損其命謬亦有云其益如毫其
損如刀言所益者止于一味之益不亦寡乎言所損者天年亂志
天亂之損不亦夥乎無口酒荒而陷其身無口酒狂而喪其倫迷
邦失道流浪漂津不師不道反將何因詩不言乎如切如磋如琢
如磨朋友之義也作官口箴之申謹言禁之君臣之道也其言也
善則三覆而佩之言之不善則哀矜而貸之此實先王納規之意
往者有晉士多失度肆散誕口爲不羈縱長酣口爲高達調酒之
頌口相眩曜稱堯舜有千鍾百觚之飲著非法之言引大聖爲譬
口則天之明豈其然乎且子思有云夫子之飲不能一升口此推
之千鍾百觚皆爲妄也今大魏應圖重明御世化之所暨無思不
服仁風敦洽于四海太皇太后口至德之隆誨而不倦憂勤備于
皇情誥訓行于無外故能道協兩儀功同覆載仁恩下逮罔有不
道普天率土靡不蒙賴在朝之士有志之人宜克己從善履正存

貞節酒呂爲度順德呂爲經悟昏儻之美疾審敬慎之彌榮遵孝道呂致養顧父母而揚名蹈閭曾之前軌遺仁風于後生仰呂荅所授俯呂保其成可不勉歟魏書高允傳太和二年引就內改定皇誥允上酒訓

祭岱宗文

維皇興二年敢昭告于岱宗之靈正趾坤元作鎮東夏齊二儀呂永固崇至德呂配天故能資元氣呂造物協陰陽而時若其嵒嶺嶠峙川谷幽深神怪譎詭倏忽百靈吐納風雲育成萬品攝生之所歸焉頤祥之所萃焉是呂歷代帝王之崇封禪銘功呂告其成七十二君威在茲焉自非功侔造化應同自然孰能若此者哉自我國家肅恭禋祀懷柔百神邦域之內罔不咸秩往呂天路未夷雖望祭有在今大化既同奄有淮岱謹薦于岱宗之靈尚饗初學記五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二十八終

全後魏文卷二十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高祐

祐字子集，小名次奴。允從祖弟，本名祐。曰與咸陽王同名，孝文改之。初爲中書學生，轉博士侍郎。文成末，賜爵建康子。孝文初，拜祕書令，加給事中。冀州大中正，出爲持節輔國將軍、西兗州刺史，假東光侯。鎮滑臺，轉宋王劉昶傳，拜光祿大夫，徵爲宗正卿。召久不赴，任免還復光祿。太和二十三年卒，諡曰靈。

奏請修國史

臣等聞典謨興，語言所曰光著。載籍作成，事所曰昭揚。然則尚書者，記言之體；春秋者，錄事之辭。尋覽前志，斯皆言動之實錄也。夏殷以前，其文弗具。自周召降，典章備舉。史官之體，文質不同。立書之旨，隨時有異。至若左氏屬詞比事，兩致並書，可謂存史意而非

全史體。逮司馬遷班固皆博識大才。論敘今古。曲有條章。雖周達未兼。斯實前史之可言者也。至于後漢魏晉。咸呂放焉。惟聖朝創制上古。開基長發。自始北史作始祖。以降。至于成帝。其間世數久遠。是呂史弗能傳。臣等疏陋。忝當史職。披覽國記。竊有志焉。愚謂自王業始基。庶事草創。皇始呂降。光宅中土。宜依遷固大體。令事類相從。紀傳區別。表志殊貫。如此脩繹。事可備盡。伏惟陛下先天開物。洪宣帝命。太皇太后。膺曜二儀。惠和玉度。聲教之所漸洽。風譯之所覃加。固已義振前王矣。加太和呂降。年未一紀。然嘉符續瑞。備臻于往時。洪功茂德。事萃于曩世。會稽併玉牒之章。岱宗想石。記之列。而祕府策勳。述美未盡。將令皇風大猷。或闕而不載。功臣懿績。或遺而弗傳。著作郎已下。請取有才用者。參造國書。如得其策。佐命忠貞之倫。納言司直之士。咸呂備著載籍矣。魏書高祖傳又北史世

上疏論選舉

今之選舉，不採職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停此薄蔽，棄彼巧勞，唯才是舉，則官方斯穆，又勸舊之臣，雖年勤可錄，而才非撫人者，則宜加之召爵賞，不宜委之官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召財，不私人召官者也。魏書高祖傳
通典十六

高乾

乾字乾邑，祐從子。起家員外散騎侍郎，領直轉太尉士曹司徒中兵，遷員外散騎常侍、孝莊卽位，除龍驤將軍，通直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兼武衛將軍，解官歸，尋兼侍中，加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河北大使。中興建，拜侍中司空。孝武卽位，解侍中封長樂郡公，曰貳于高徵，賜死。天平初，贈太師錄尚書事冀州刺史，諡曰文昭。

致裴謐之書

卷之二十一
高昂

相屈爲戶曹參軍北齊書裴諷之傳
司空高乾致書

高昂

昂字敖曹，乾第三弟。建義初，除通直散騎侍郎，封武城縣伯。永安末，爲直閣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加平北將軍。後廢帝卽位，除冀州刺史。太昌初，加侍中，開府。進爵爲侯。永熙末，行豫州刺史。天平初，除侍中司空，轉司徒。西南道大都督。歷軍司大都督。元象元年，進封京兆郡公。與西魏戰于芒山，敗死。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滄瀛殷五州諸軍事、太師、大司馬、太尉錄尚書事。冀州刺史，謚曰忠武。齊皇建初追封永昌王。

祭河伯

河伯水中之神，高敖曹地上之虎。行經吾所，故相決酌。北史三十一

李顥

酈爵里未詳。

大乘賦

大乘者，蓋如來之道場也。故緣覺聲聞謂之小乘，言法駕之通馳，如舟車之致遠也。夫合抱興于毫末，九層作于累土，從淺㠭高大，理妙在于不有迹，粗由乎不無舉。有㠭希無，則無無㠭；暘忘無㠭，統有，則有有㠭通無。無無㠭暘，則乘斯小矣；有有㠭通，則乘斯大矣。夫總福佑之會者，莫尚于法身，宣一切之知者，莫貴乎如來。故神稟靈照，㠭觀三達之權，恩周深妙，㠭入四持之門，知色之空，任而不敗，起禍無崖，終始無際。形寄于宇宙之中，而心包乎一象之外，目察于芥子之細，而識鑒乎須彌之大，美哉淵乎，其源固不量也。嗟歎不足，遂作賦曰：

建大乘之靈駕兮，震法鼓之雷音。除行蓋之欲疑兮，餐微妙㠭悅心。滿覺意之如海兮，演般若之淵深。平八道之坦蕩兮，游總持之苑林。定禪思于三昧兮，滅色想于五陰。執抵羅之引弓兮，操如意

之喻琴，破眾網之將裂兮。剗貪垢而絕淫，危泡沫之暫結兮。焉巧
風之足歛，或明行而善逝兮。積功勳自迄今，收薩云之空義兮。運
十萬而魔擒，開止觀之光燄兮。消邪見之沈吟，閉必固之垣牆兮。
同影響之難尋，廣_{張明集二十九上案釋道宣編此賦于魏高允}鹿苑賦之後題爲魏李顥檢魏書北史未見其人
東晉李顥字長林有賦論詠等文八篇在全晉文卷五十三
疑此賦亦晉李顥所作今姑從廣弘明集錄于魏高允後

閔湛

鄒櫬

湛，櫬太武時著作令史

上疏乞班崔浩所注經

馬鄭王賈，雖注述六經，竝多疏謬。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內諸書，
藏之祕府。班浩所注，命天下習業，并求敕注禮傳。令後生得觀正
義。_{魏書高允傳是時著作令史閔湛鄒櫬見浩所注詩論語尚書易遂上疏信浩亦表薦湛有著作之才}

宗欽

欽字景若，金城人。仕沮渠蒙遜爲中書郎。世子洗馬、太武平涼

州賜爵臥樹男加廣翼揚將軍拜著作郎真君十一年坐崔浩誅

與高允書

昔皇網未振華裔殊風九服分隔金蘭莫遂希懷寄契延想積久天遂其願爰邇京師才非季札而眷深孫喬德乖程子而義均傾蓋曠齡罕遇會之一朝比公私理異訓諳路塞端拱蓬宇慨歎如何不量詒拙貢詩數韻若夫泉江相忘之談遺言存意之美雖莊生之所尚非淺識所宜循愛敬既深情期往返思遲德意日祐鄙客若能絳鳳彩呂耀榛蒼迴連城呂映瓦鑠者是所望也魏書宗欽傳

東宮侍臣箴

恢恢玄古悠悠生民五才迭用經敘彝倫匡父維子弼君伊臣頤而能扶屈而能伸昔在上聖妙鑒厥趣不曰我明而乖其度不曰我新而忽其故如彼在泉臨深是懼如彼覆車望途改步是曰令問宣流英風遠布及于三季道喪純遷桀起瓊臺紂醜糟山周滅

妖妃羿喪呂后，險譖蔽其耳目。鄭衛陳于其前，怙才肆虐，異端是
纏。豈伊害身，厥旨殲焉。茫茫禹跡，畫爲九區。昆蟲鳥獸，各有巢居。
雲歌唐后，垂橫美虞。疏綱改祝，殷道攸敷。龍盤應德，隋蛇銜珠。勿
謂無心，識命不殊。勿謂理絕，千載同符。爰在子桓，靈數攸臻。儀刑
徐阮，左右剽陳。披文採友，叩典問津。用能重離襲曜，魏鼎維新。於
昭儲后，運應玄籙。夕惕朝乾，虛衿遠屬。外撫幽荒，內懷炎燭。猶懼
思不逮，明不遐燭。君有諍臣，庭立謗木。本枝克昌，永符天祿。微
臣作餒，敢告在僕。魏書宗欽傳

游雅

雅字伯度，小名黃頭，廣平任人。太武時，拜中書博士、東宮內侍。
長遷著作郎，散騎侍郎，賜爵廣平子。加建威將軍，遷太子少傅。
進爵爲侯，加建義將軍，出爲散騎常侍、平南將軍、東雍州刺史。
假梁都公徵爲祕書監。和平二年卒，贈相州刺史，謚曰宣侯。

太華殿賦

劉書海雅傳記
爲太華殿賦

上皇太子疏請罪人徙邊

殿下親覽百揆，經營內外，昧旦而興，諮詢國老，臣職忝疑承司。是獻替漢武時始啟河右四郡，議諸疑罪，而謫徙之，十數年後，邊郡充實，竝脩農成孝宣因之。召服北方，此近世之事也。帝王之于罪人，非怒而誅之，欲其徙善而懲惡，謫徙之苦，其懲亦深。自非大逆正刑，皆可從徙。雖舉家授遠，忻喜赴路，力役終身，不敢言苦，且遠流分離，心或思善，如此姦邪可息，邊垂足備。魏書附罰志貞君五年命恭宗總百揆監國少傳游雅上疏恭宗善其言然未之行

論高允

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之弗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矣，未嘗見其是非喜愠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內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呐呐，不能出口。余嘗呼爲文

子崔公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于纖微、及于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言。宗欽已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繹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爲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寮友、保茲元吉、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嘗召百司于都坐、王公已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波長孺可臥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旣失之于心內、崔亦漏之于形外、鍾期止聽于伯牙、夷吾見明于鮑叔、良有由也。魏書高允傳又

昭皇太后碑文

北史三十
陳奇傳

游明根

明根字志遠、雅從祖弟太武時爲中書學生、累穆太子監國、已爲主書、文成卽位、遷都曹主書、賜爵安樂男、蠶遠將軍假員外

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安樂侯獻文卽位出爲東青州刺史遷散
騎常侍平東將軍都督兗州軍事瑕丘鎮將尋拜東兗州刺史
改爵新泰侯孝文卽位入爲給事中遷儀曹長假安南將軍儀
曹尚書廣平公尋正尚書遷大鴻臚卿河南王幹師隨例降侯
爲伯致仕太和二十三年卒贈光祿大夫謚曰靖

對詔議祫禘

鄭氏之義祫者大祭之名大祭圓丘謂之祫者審諦五精星辰也
大祭宗廟謂之祫者審諦其昭穆穆百官也通典作其昭圓丘常合不言祫
宗廟時合故言祫斯則宗廟祫禘竝行圓丘一祫而已宜于宗廟
俱行祫禘之禮二禮異故名殊依禮春廢猶祫于嘗于烝則祫通作則祫
于三時皆行祫禘之禮魏書禮志上太和十三年詔諸
當祫烝書封郎著作郎崔光等對又見通典五十

對詔問夕月

攷案舊式推校眾議宜從朏月魏書禮志一
太和十五年

游肇

肇字伯始，明根子。幼爲中書學生。孝文初爲內祕書侍御中散都官從事，轉通直郎祕閣令。遷散騎侍郎典命中大夫。進太子中庶子。出爲本州鎮北府長史。帶魏郡太守。宣武時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兼侍中。轉太府卿。徙廷尉卿。兼御史中尉。遷侍中。孝明卽位。遷中書令。光祿大夫。相州大中正。出爲鎮東將軍。相州刺史。徵爲太常卿。遷尚書右僕射。正光元年卒。贈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謚曰文貞。

諫赴援郁洲表

玄明之款雖奔救是當然事。有損益或憚舉而功多或因小而生患不可必也。今六里崩山地實接海陂湖下溼人不可居。郁洲又在海中所謂雖獲石田終無所用。若不待連兵六里雖剋尚不可

守。況方事連兵而爭非要也。且六里于賊逾要去此閑遠。若呂閣遠之兵攻逼近之眾。其勢既殊。不可敵也。災儉之年百姓饑敝。餓死者亦復不少。何呂得宜靜之辰興干戈之役。軍糧資運取濟無所。唯見其損未覩其益。且新附之民服化猶近。特須安帖不宜勞之。勞則怨生。怨生則思叛。思叛則不自安。不安則擾動。脫爾則連兵難解。事不可輕。宜損茲小利。不使大損。魏書游明根附傳游肇遷侍中梁徐玄明斬其青冀二州刺史張稷首官都內附朝議遣兵赴援肇表世宗不納

諫伐蜀

臣聞遠人不服則修文德。自來之兵者凶器不得已而後用。當今治雖太平。論征未可。何者。山東關右殘傷未復。頻年水旱。百姓空虛。宜在安靜。不宜勞役。然往昔開拓。皆因城主歸款。故有征無戰。今之據者。雖假官號。眞僞難分。或有怨于彼。不可全信。且蜀地險隘。稱之自古。鎮戍晏然。更無異趣。豈得虛承浮說。而動大軍。舉不

慎始悔將何及。討蜀之略，願俟後圖。

魏晉游明根附傳大將軍高肇伐蜀肇諫世宗以不納

奏請更議劉輝事。

臣等謬參樞轄，獻替是司，門下出納，謨明常則。至于無良犯法職有司存，劾罪結案，本非其事。容妃等姦狀罪止于刑，並處極法，準律未當。出適之女坐及其兄，推據典憲，理實爲猛。又輝雖逃刑，罪非孥戮，募同大逆，亦謂加重乖律之案，理宜陳請，乞付有司重更詳議。魏晉刑罰志神艸中蘭陵公主駙馬都尉劉輝坐與河陽縣民張智壽妹容妃陳慶和妹慧猛亂陵主傷胎輝懼罪逃亡內下處奏容妃慧猛各入死刑智壽廢和竝召知情不加防限處已流坐詔容妃慧猛恕死髡鞭付宮餘如奏尚書三公郎中欽不下班右僕射

游肇奏言

李訢

訢字元盛，小名真奴。范陽人。太武時入都爲中書學生，除中書助教博士。文成卽位，遷儀曹尚書，領中祕書，賜爵扶風公。加安東將軍，出爲安南將軍，相州刺史。獻文時目贓罪免復爲太倉

尚書攝南部兼典選舉孝明卽位遷司空進爵范陽公侍中鎮
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太和元年坐罪誅

上疏求立學校

臣聞至治之隆非文德無以經綸王道太平之美非良才無以光
贊皇化是臣昔之明主建庠序于京畿立學官于郡邑教國子弟
習其道裁然後選其俊異曰爲造士今聖治欽明道隆三五九服
之民咸仰德化而所在州土學校未立臣雖不敏誠願備之使後
生聞雅頌之音童幼覩經敎之本臣昔蒙恩寵長管中祕時課修
學有成立之人髦俊之士已蒙進用臣今重荷榮遇顯任方岳思
闡帝猷光宣于外自到臣來訪諸文學舊德已老後生未進歲首
所貢雖依制遣對問之日懼不克堪臣愚欲仰依先典于州郡治
所各立學官使士望之流冠冕之胄就而受業庶必有成其經藝
通明者貢之王府則郁郁之文于是不墜魏書李訥傳新爲
相州刺史上疏

全後魏文卷二十九

三

八

殷紹

紹長樂人仕太武爲算生博士給事東宮西曹

上四序堪輿表

臣昌姚氏之世行學伊川時遇游遁大儒成公興從求九章要術
興字廣明自云膠東人也山居隱跡希在人間興時將臣南到陽
翟九崖巖沙門釋靈影聞興卽北還臣獨留住依止影所求請九
章影復將臣向長廣東山見道人法穆法穆時共影爲臣開述九
章數家雜要披繹章次意況大旨又演隱審五藏六府心髓血脉
商功大算端部變化玄象土圭周髀練精銳思蘊習四年從穆所
聞粗皆考尋穆等仁矜特垂憂閑復曰先師和公所注黃帝四序
經文三十六卷合有三百二十四章專說天地陰陽之本其第一
孟序九卷八十一章說陰陽配合之原第二仲序九卷八十一章
解四時氣王休殺吉凶第三叔序九卷八十一章明日月辰宿交

會相生爲表裏第四季序九卷八十一章其釋六甲刑禍福德。曰此等文傳授于臣山神禁嚴不得齎出尋究經年粗舉綱要山居險難無呂自供不堪窘迫心生懈怠呂甲寅之年日維鶴火月呂林鍾景氣鬱盛感物懷歸奉辭影築自爾至今四十五載歷觀時俗堪輿人會運世已久傳寫謬誤吉凶禁忌不能備悉或攷良日而他惡會舉吉用凶多逢殃咎又史遷郝振中吉大儒亦各撰注流行于世配會大小序述陰陽依如本經猶有所闕臣前在東宮召狀奏聞奉被景穆皇帝聖詔敕臣撰錄集其要最仰奉明旨謹審先所見四序經文鈔撮要略當世所須吉凶舉動集成一卷上至天子下及庶人又貴賤階級尊卑差別吉凶所用罔不畢備未及內呈先帝晏駕臣時狼狽幾至不測停廢日來逕由人載思欲上聞莫能自徹加年夕齒頰餘齡旦暮每懼殂殯墳仆溝壑先帝遺志不得宣行夙夜悲憤理難違匿依先撰錄奏謹呂上聞請付

中祕通儒達士定其得失事若可施乞卽班用

魏書殷紹傳大安四年夏上四序堪

與表其書遂
大行于世

慕容白曜

白曜前燕慕容皝之玄孫太武時爲中書吏給事東宮文成卽位拜北部下大夫襲父璠爵高都侯遷北部尚書獻文卽位遷尚書右僕射進爵南鄉公加安南將軍皇興初加使持節都督征南大將軍上黨公尋拜青州刺史進爵濟南王四年十月追究乙渾黨誣召反叛誅

喻崔道固書

天棄劉彧禍難滋興骨肉兄弟自相誅戮君臣上下靡復紀綱徐州刺史薛安都豫州刺史常珍奇兗州刺史畢眾敬等深覩存亡翻然歸義故朝廷納其誠款委呂南蕃皆目前之見事東西所備聞也彼無鹽戍主申纂敢縱奸慝劫奪行人官軍始臨一時授首

房崇吉固守升城尋卽潰散自襄陽至東至于淮海莫不風靡服從正化謂東陽歷城有識之士上思安都之榮顯下念申纂之死亡追悔前惑改圖後悟然執守愚迷不能自革猥總戎旅埽定北方濟黃河知十二之虛說臨齊境想一變之清風躡蹠周覽依然何極故先馳書呂喻成敗夫見機而動周易所稱去危就安人事常理若呂一介爲高不懷爲美則微子負嫌于時紀季受譏于世我皇魏重光累葉德懷無外軍威所拂無不披靡固非三吳弱卒所能擬抗況于今者勢已土崩劉彧威不制秣陵政不出閩外豈復能浮江越海赴危救急恃此爲援何異于臨終之魚冀拯江海夫蝮蛇螫手則斷手整足則斷足誠忍肌體自救性命若推義自行之無割身之痛也而可呂保家室宗長守安樂此智士所宜深思重慮自求多福

魏書慕容白曜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
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二十九終